

遺物以觀物—陳義郎作品中的神話、欲望與盼望

當我們提到木雕藝術，腦海中閃過的，絕大多數是神佛造像，或是風骨嶙峋的樹根與樹瘤，在根雕或根藝中，讚嘆鬼斧神工，於天趣勃發之際亦覺匠師手藝，與惟妙惟肖的美學緊緊相依；即使撇除「藝術」與否的問題，直接面對木頭，我們仍舊可以在生活的經驗中，捕撈木頭特有的氣味、肌理以及漣漪般的木紋漸層等，屬於材質的記憶，那是透過嗅覺、觸覺與視覺的所烙印的身體印記，當我們在討論木雕創作的時候，我們討論的是什麼？另外，隨著時代演變，社會環境與產業結構也隨之的改變，在不同的生活形態，藝術家的創作也面臨著「與時俱進」的考驗，木雕創作如同普遍認知的工藝一般，更容易在傳統與現代中，遭遇困境與挑戰，當上述的二元對立都僅僅服膺於特定的時代框架時，觀者又該如何與「進行式的作品」進行對話？至此，陳義郎的木雕在風格樹立與創作狀態，或許能夠另成一個取徑，提供一種當代參照與對話的關係。

如何遺物以觀物？

「然嘗試遺物以觀物，物常不能瘦其狀……大小惟意，而不在形，巧拙繫神，而不以手。無不能者。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，以觀天機之動；螭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，進乎技矣。」

—宋·晁補之《雞肋集》

「遺物以觀物」出自宋代文人晁補之在〈跋李遵易畫魚圖〉中所述，在似與不似之間，形神俱備被奉為最高的審美標準，然而當師法自然的對象是神話時，又該怎樣思考神話、傳說之於視覺再現的關係？倘若1986年師徒制的神像雕刻學習，是一個理解「形神俱備」的濫觴，那2001年推出的「火蟲」系列、2004年的「文字獸」系列到2008年的「神將」系列，則可以說是以「遺物觀物」的方式，成就另一種「形神俱備」。

「形、質、色、紋」與「瘦、皺、漏、透」是歷代文人在賞石玩石過程中，所累積的審美意識與審美標準，即使陳義郎主要創作的媒材並非石材，卻異曲同工的共享著近似的審美機趣，彷彿千佛洞般的刻鑿，賦予了木材變動的形體，變動的形體讓作品宛若蟲蛻，已無生機卻又充滿騷動與捲曲的生趣；這是陳義郎從傳統的「透雕」，所演繹的風格，而這顯而易見的特徵，不單只是源自傳統工藝的應用，一個來自放射蟲的啟發，與參訪台中科學博物館的經驗有關，這段鮮為人知的際遇，讓一個木刻師的透雕開始有了生物般的體節之分，有了球形與錐形之別，不用服膺「形制」，也能「寫神」與「寫意」，遺物以觀物地遊走在龍鳳花鳥與神

佛人物的對象中。

新的神話挑戰

台灣的民間信仰興盛，在林立的廟宇中，對於龍以及龍生九子形象絕對不陌生，明朝李東陽《懷麓堂集》、楊慎《升庵集》、陸容《菽園雜記》與沉德符《野獲編·內閣一·龍子》等，分別記載了不同類型龍生九子的形象，無論是哪一個版本，「差異性」在「子子不同」與「各有所好」的記述中，成為共同的交集；陳義郎此次新系列的作品，從龍生九子出發，以鬣鬚、螭吻、蒲牢、囚牛、椒圖、嘲風等對象為創作主題，「遺物以觀物」的狀態又將遇到怎樣的變化與挑戰？

古籍中「蒲牢形似龍而小，性好叫吼，今鐘上紐是也」的形容裡，看到作品有著鐘的形體作為暗示，然而蒲牢與「紐」之間的關係，僅有陪伴與同在，另外在「椒圖，其形似螺螄，性好閉口，故立於門上」的形容裡，從常見的「銜環」鋪首，到「連環」的誇飾形象，椒圖離開了「門」，僅在雲中展現出「銜」的姿態；螭吻與嘲風之於日常的關係，都與古代建築的構造和位置有關，在垂直構圖裡，即使充滿「屋上獸頭」或「殿閣走獸」的視線感，卻展現出擺脫建物後，更為拙趣靈活的形態；「囚牛好音，形胡琴上」在作品中，不見完整的琴身，而是在更多牛首的形象上結合龍形，讓好音的個性，多了「可調音」的形體。如此這般的，陳義郎此番系列作品，看不到明確的物件，甚至是沒有對應的物件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偌大偌小的雲朵，渾厚而帶有蜷曲地承載神話的內容，這是日常而不世俗的龍生九子。「庖丁解牛」是技術爐火純青的狀態，然而「遺物以觀物」則是「心」的自我突破，挑戰觀念、挑戰理解也挑戰著觀者的「不懂」與「不解」，陳義郎在龍生九子的主題裡，強調神話的想像，而非神話的考究，延續既有的雕刻風格，亦在表現出個人的詮釋趣味。

欲望與盼望

信仰離不開生活，而生活亦在有所求的欲望與無所求的盼望中，交織信仰的崇高與日常；「龍生九子」作為一種神話，之所以能夠流傳與延伸，更與上述的狀態緊緊相關，裝飾性因此是實用的，而在功能性的考量裡，裝飾也不是無本的審美對象；傳統與現代的抉擇貌似木雕工藝面臨的抉擇，實則是不同時空下欲望的斷裂與差異，與時俱進的藝術家，不只是形式上的追求，也包含誠實地面對當下的欲望。

而陳義郎的創作風格，也恰似放射蟲的演化，在陳義郎感性的創作時間裡中，一下交融著廟宇的捲草裝飾，形成無限的捲曲與延伸，或是結合蝦殼與蟹殼的肌理，賦予紋飾有機的生長；關於創作的主题，陳義郎從「火蟲」、「文字獸」、「神將」到現今「龍生九子」的系列，也交纏著文字、神話、知識與思想之間的關係，思想因文字得以傳承，卻也因文字而有所偏離；陳義郎是誠實面對生活的創作者，所謂的誠實更隱含著真實面對自己的欲望，以及自我要求的期許，即使不受知識的束縛，也需要用智性消化自身的感受與生活的感觸。

拜訪陳義郎工作室，成堆的木料中閃爍著內斂的金銀色彩的新作，龍生九子巍巍而立卻又如此的親近，而蜂巢、樹根，乃至於幾個七龍珠賽亞人公仔，也毫無違和地，被靜置在室內的木櫃一隅，藝術的起源論，與生物的演化同樣引發人的好奇心，而陳義郎創作靈感的來源一目了然且使人會心。不同時空下的欲望有所不同，但人類集體的盼望卻是相差無幾，如同藝術家對於精神性的追求，用時間面對當下，在當下接受時間考驗。